

聚焦文学新力量

# 逝去时代的样貌

□黄德海

一个写作者的成名,在诸多弊端之外,能给读者带来的好处,是可以看到他成名前看不到的作品。比如徐皓峰,因为名声的原因,得以出版了他的少作《处男葛不垒》,读者才能一窥他“少作”的具体面目。

这批小说,故事具奇幻色彩,人物行为古怪,叙事氛围还透着点诡异,但小说里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差不多只是故事的叠加,不过表明了某一类型的少年(抑或青年)心态。因为这些故事的传奇色彩,以及徐皓峰倾心的王小波对唐传奇的偏好,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继承唐传奇”这顶合适的帽子,套在徐皓峰小说头上。不过唐传奇没有那么容易继承,不必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那样雄阔的时空自觉,《虬髯客传》那样具体时空中的明确决断,即使这些作品里寥寥几笔勾出的人物,其明媚和浩荡,又岂是徐皓峰这时期作品中的苍白人物所能比拟的?话说得有些远了,我要说的意思是,徐皓峰这些看起来有些特点的小说,不妨老老实实地将其称为习作,他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确切面目,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不过,早期作品的好处是可以让人看到作者的性情偏好,比如在这批作品里,出现了对此后的徐皓峰来说极其重要的因素:武术和围棋。二者在这批作品里不过是装饰性因素,是为了展示人物而设定的道具,却将在他此后的写作里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显现出非常不同的形态。

不过,徐皓峰并未沿着这条习作之路走下去,他因故中断了小说写作,再开始写作,是在六七年之后了。在中断小说写作的六七年时间里,徐皓峰除读书外,还接触了不少佛道人物和武林前辈,其中一道一武两个人物的出现,让徐皓峰获益匪浅,也因此有诸多作品问世。道教部分的文章散见在报章杂志上,至今没有结集出版,武林前辈的口述,以《逝去的武林》为题结集,一时轰动。此后,徐皓峰写出长篇《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与两本小说的写作时间略有交叉的,是徐皓峰及与他有关的两本口述记录《高术莫用》和《武林琴音》,此后还有一本《大成若缺》,这些口述类作品合起来,差不多勾勒出了民国武林的“内景”,作品里焕发出的,是一个迥异时流的特殊样貌。按照徐皓峰的说法,是“我们需要探索、体会前人的生活,让前人来校正我们。如果我们从前人处还得不到助益,这个时代便不知会滑向何方”。与这些作品写作时间都有交叉的,是徐皓峰的影评写作,后来收入他的影评集《刀与星辰》,虽然在我看来精彩度不如其武林人物的口述,也未必及得上他后来的小说那般富有特点,但可以肯定是一本有特殊见识的书。

在徐皓峰的创作里,《国术馆》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这部作品写于1997年,是徐皓峰最早创作的小说之一,却未获得发表。后来断断续续,徐皓峰把它从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写成一个4万字的中篇,又改成一个两万字的短篇。2001年,又将其写成一个18万字 的长篇,仍未能出版。2008年,“18万字保留了一万字,然后,重写”。一个历时如此之久的作品,难免混杂了作者不同时期的各类想法,在这本小说里,既有他采访人物的故事略加变化地置入其中,有他中断写作前那种面目不明的故事和人物,也有他后来小说中充分展现的对武术和人世的特殊理解。这种混杂让小说偶尔闪现出亮色,却也因为混杂模糊了自身的特色,看起来有一种臃杂的混浊。徐皓峰真正面目清晰的作品,要从《道士下山》开始。

《道士下山》只在故事的奇幻性上还带有徐皓峰早期作品的痕迹,内核已然更新。徐皓峰后来在修订本中说,这本与武有关的书写的是逃亡,“写人物命运,写出了各种逃亡方式;写人情世故,写出了追捕者不同的收手方式”,不管徐皓峰自我定义的逃亡主题是否确切,但这种人物一路逃亡或游荡的经历和目

徐皓峰,1973年出生于北京,导演、编剧、武侠小说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出版有小说《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刀背藏身》等。曾获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等。

## 自《道士下山》以来,徐皓峰小说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看起来不算出色的小说外壳下,写出了

一个逝去时代的样貌。而这个样貌,是往后看的,但这个往后看不是为了凭吊,不是为了叹惋,而是一种吁求,一种期望未来能够从过去时代的真实样貌汲取能量的努力。这个略显怪异的姿态,不妨看作一个不断前行者步履的不时踉跄,而动人的,是他不停向前的心志。

击,几乎是他后来小说的一贯方式。因了这种写法,他小说的结构就不是网络状的复杂构成,而是串珠式的。这个串珠,可以按徐皓峰自己的说法解释:“在中国文化里,‘串珠’一词不是简单的组合,还要把精华发挥出来。如《楞严经》串珠”,从数卷经文中拣出几百字,提炼了理论体系和实修程序。”这个串珠的方式用到小说上,是一着险棋,因为对习惯长篇小说复杂结构的人来说,如此结构显得简单。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对一本串珠结构的小 说,人们会按照前面说法中设定的那样,要求每一部分有其特殊的精彩。

《道士下山》里最动人的,是作者和人物表现出的与常规思路迥逆却别有情怀的理趣。小说开头,道士下山,“他叫何安下,16岁仰慕神仙而入山修道,不知不觉已经5年,山中巨大的寂寞令他神经衰弱,到了崩溃边缘。为内心安静,回到了尘世”。起笔即逆,与普遍认为的人山求静恰成对照。这个下山道士随后的故事,乍看很像大多武侠小说里的成长路线,遇到各路高手,随缘习武。随后的故事呢,按说应该是在江湖扬名立万,功成名遂。可《道士下山》的情境设置却是社会,并非江湖,虽习武有得,险恶的环境仍令何安下步步维艰。这个步步维艰,没有普通武侠小说那样丝丝入扣,精彩迭出,却因为其中不断闪现的理趣而另有妙处——鬻琴者说:“(古琴)经过五百年,自然裂开的,锋芒如刺。作假的,锐不起来,不是像叶子,便是像鱼头。真东西总是简洁,假东西必然杂乱。”习枪者说:“兵器贵在简洁,戟可扎可钩,功能多了,必不能精深。我只要一个枪头。”杀人者说:“人的忠奸,能指出来。人被掐住脖子后脸上的挣扎之相,脸肉越紧,其人越恶。”读《道士下山》,是这些与人物相关的理趣吸引着人,小说也才显得一节一节都是活的。

按照普通的小说标准,《大日坛城》算不上出色的长篇,故事有些太过奇特,不少叙事展开的逻辑线索也不饱满;人物性格几乎是给定的,给定之后也基本不发展。即使给定的性格,也不是活生生的,有点苍白,有些呆板。但或许在这个小说里,故事和人物可以从另外的地方看,因为里面不管是武林人物还是围棋人物,多是一代高手,对他们来说,性格或许不是最重要的,能从小说里辨识的,是他们的见识高低。小说里有一段话,不妨移用来说明这个问题:“年过50后,我

## 的兴趣开始转移到观念上了,具体的人越来越引不起我的注意。现在,我能迅速识别出一个观念的高明平庸,但识别不出一个熟人了。”或许我们也用不着在一本不是以刻画人物为主的小说里识别性格,能认出是他们各自的见识,就算有了明确的标志。读这本小说最大的享受,是经常遇到这些不同人口中说出的对人心和人生的洞察——一盘棋即将有胜负结果的时候,俞上泉“控制着自己,不去进一步辨别,让预感保持在迟钝状态”。武术大家世深说:“如遇到高手,生死一瞬,心念不纯,经验技巧便是拖累,让你的反应慢半拍。”两个特务钓鱼,一个说:“钓鱼要一直盯着鱼漂,享受的是专注。专注才是真正的放松。”

继《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徐皓峰先后出版了长篇《武士会》和短篇集《刀背藏身》。在这两本书里,前面说到的徐皓峰的特点还都有所保留,理趣、境界、见识都还在,篇幅却减少了,也略显散碎,不再像前面两本长篇那样神完气足。分析起来,神气不足的原因,是因为作者开始把相对性和复杂性带入了小说,按他自己的话,是“不想表达人性的恶,我想说的是人性的尴尬”。在这种尴尬里,人物不免显得仓皇。虽说他此前作品里的人物也会陷入困顿,做的事也未必都拿得上台面,但有种自信的风姿在里面,胜败俱有风度。但在这两本小说里,人心的暗角成了作品的重要部分,写这些的时候,徐皓峰有点放不下身架,笔也滞重了许多,心理的转折和情节的交代都显得不够圆润自如。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徐皓峰把武林高手的心意等同于普通人的心意了,以致一系列人物并没展现出与其程度相当的对心灵暗角的对待和消化能力。

大概是我过于挑剔了,我要说的是如下的意思。自《道士下山》以来,徐皓峰小说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看起来不算出色的小说外壳下,写出了

一个逝去时代的样貌。而这个样貌,是往后看的,但这个往后看不是为了凭吊,不是为了叹惋,而是一种吁求,一种期望未来能够从过去时代的真实样貌汲取能量的努力。这个吁求因为背后有实实在在的性情品质和见识境界,就不是徒乱人心的呼喊,而有了超越当下普通小说的气象,也就有了一种看起来略显怪异的态度。这个略显怪异的态度,不妨看作一个不断前行者步履的不时踉跄,而动人的,是他不停向前的心志。

### ■创作谈

电影是贫贱之道,是世界电影人的共识,所以许多事能够释怀。上亿投资的剧组,也发生拍夜戏没夜宵、首映礼主创没票、雨天穿易碎雨衣,为吃顿饭打九折,公司就安排导演跟餐馆老板合影,形象永挂在火锅污了的墙上——还有不结尾款、谎言中伤。

损人占便宜,是贫的性质。占一时便宜,终将贫困,因为做的是贫的事,没做富的事。影史上众多大牌影人年轻时富得买游艇,晚年在火车站卖热狗,为养活自己操碎了心。

影视大牌们早年多失学、家庭破碎、差点当妓女或土匪,惟一学历是屠夫证或驾照,福气少得可怜。

一旦志得意满,贫困立刻到来。

好莱坞电影如可口可乐,二战时率先研究原子弹的德国人都做不出盗版可口可乐,谁做山寨可口可乐谁的汽水厂倒闭。可口可乐全世界销量,只能全世界买美国可口可乐原浆。

好莱坞电影也是只能好莱坞拍。因为好莱坞行的是贫贱之道,给全世界受苦的人看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看好莱坞明星的贫贱相,是能够满足和投入的。

但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大众娱乐,自古走的不是贫贱之道,看本国明星的贫贱相、本国生活里的贫贱事,潜意识里不接受。

法国大众文学传统是《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让法国演员演一个法国生活版的《谍中谍》,法国观众会觉得太贱太假,潜意识不接受,汤姆·克鲁斯演的美国生活版就没问题了。

看好莱坞,但看不了好莱坞的山寨版——这是好莱坞的可口可乐性质,可口可乐只能喝原版。

日本是当世小说大国,100年前在日本写小说还是贱业,明治维新后,最早一批给杂志写小说的人多是付不起房租的酒鬼、赌徒、被赶出家乡的人,本着“男人卖身等于女人卖身”的心态写的小说,拿到稿费感到倍受侮辱,发疯似的赶快花完。

其大众文学传统不是好莱坞贫贱道,是落魄文人写的文人之道,所以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电影人符合文人道,电影昌盛,背离此道,电影业垮掉。天真以为学了好莱坞技法能赚更多钱,结果上当。

中国的通俗文学传统,不是好莱坞的爱情、警匪、黑帮、灾难、西部等几大类型,也不是日本般正经文学(诗歌文章史书)和不正经文学(相声小说戏曲评书)那么的贵贱有别、上下隔离。

中国的文学传统,最早也是贵贱有别,小说不能算文学,文学仅限于诗歌、文章、史书。元朝以后,打破贵贱,上层文化挤进下层文化的形式里,把下层文化的粗俗挤走了,从此,中国通俗文学的本质是皇家趣味、文人意识。

《水浒传》是可以和《史记》媲美的“才子书”,《红楼梦》许多章节放弃讲故事,讲诗词和写典故,老百姓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的通俗文化就是上流文化,美国标准的通俗文学,在中国也有,但老百姓接触不到,属于小众,难得一见,没有票房,万一赚到了钱,开始聚众了,立刻被赶走。

比如评剧名段《八月中秋雁南飞》:“八月中秋大雁儿往南飞,跑腿的在外总有三不归。这个头不归,二老面前不能尽孝哇;二不归,床前妻子无人陪;这个三不归,病在了招商旅店哇——”

这种通俗易懂的词,大众是听不到的,清朝时评剧不能进城,民国时进城了,稍有票房,立刻被赶出城去。通俗易懂,只能小众。

大众能听到的通俗文艺,在明朝是:“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牡丹亭》);在民国是:“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号。轿内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锁麟囊》)唱这种词,才能有票房。

中国大众艺术和法国大众艺术一样,因为文人向各阶层上下润泽,滴水穿石,大众已看不惯过于俚俗、只讲生存危机的故事了。

美国宣扬“我是最好的”这类拼搏人格。但凭什么呀?不能只凭“我觉得”三字吧?

这种凭空自信,在传统中国是不敢说的,会招人耻笑。

清朝的盐商等于官阶,势力逼人,但很少有盐商世家,富裕两代就退出盐业,不要这钱了,因为商人是贱格,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娶官员女儿和文化人女儿。

富裕了,要知道求贵。

求贵之路,漫长艰难。

退出商圈后,牺牲一两代人闲待着,到第三代可以说,在记录上起码爷爷不是商人,然后找一个同姓的书香门第,认祖归宗,表明自己其实是文化人后代,可惜跟正宗失散多年。

认祖归宗的代价大,加上你一家名字,几张纸,但要交上足够把全族历代族谱都重修的钱,等于建几座大庙的代价。

从此可以参加科举,娶文化人家女儿了,商人的血统和身份是会拖累子孙的脏东西,拼上浪费三代人,也一定要改过来。

贵,是文化。

在美国,富是可以独立的,没文化,但有个性、有创意,别人也瞧得起你,不影响存在感。在传统中国,富是不能独立的,富贵二字要在一起,只有富,便是卑贱的存在。

上世纪80年代,为了治疗历史伤痛,以一个“富”字带动社会迅速转型,大家好向前走。苦学好莱坞,30年没结果,因为夹生。我们本有自己的大众文艺传统,不识字的大众有文人的头脑、皇家的生活习惯。

好莱坞是标准的平民文化,没时间上文化补习班的辛劳大众,对富豪阶层充满不靠谱的想象。传统中国的平民性质不同,以文化超越阶级,祖辈留给我们的好词是“布衣傲王侯”。

30年过去,真的富了,便要把贵字找回来。

## 西川主讲杜甫诗歌：杜甫的形象

西川以诗人的敏锐与学者的洞察力,还原了唐代盛大的诗歌氛围,更新了杜甫的形象。

杜甫与李白在唐代双峰并峙,互为同道,合称“李杜”。诗风沉郁顿挫,深切硬朗。杜甫以儒家者流自居,心怀尧舜之政治理想,继承孔门之人生态度,既“日夕思朝廷”,又“穷年忧黎元”,心怀家国天下,忠君、爱国、爱众生。同时,他又是一个对诗歌保有虔诚信念的诗歌信徒,立志将诗歌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诗是吾家事”“自吟诗送老”。他留下的诗篇至今光芒不减,动人肺腑,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永恒的美的来源。在当天的讲座上,西川从作家的经历切入,旁征博引,细致入微地重现了唐代的生

## 国博推出儿童历史百科绘本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2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本》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王春法、聂震宁、季仲华等与会并向青少年代表赠书。

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便开始在公共教育课程中引入绘本形式,并很快形成“稚趣系列课程”,得到广大家长认可。2016年,国博与人民邮电出版社旗下的童趣出版有限公司达成出版协议,计划以该课程为蓝本,用儿童绘本的形式陆续推出8册历史百科类图书。此次首批出版的5册绘本分别为《家,我们从哪里来》《大河,我们的开始》《商贸,从贝壳到丝绸》《我们怎样走遍世界》《我们祖先的餐桌》,内容涉及家族家庭、大河文明、商业贸易、交通发展、饮食文化等主题。该丛书以5至8岁儿童为受众目标,用充满童趣的方式“让文物活起来”,通过绘本读物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孩子们走进博物馆、爱上历史文化的启蒙读物,有助于其增加知识,树立实证思维,培养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深入探究的能力,而且也是国博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主动使用新手段新方法与众众建立联系、扩大博物馆影响力的一项有益举措。

据悉,在该系列丛书出版过程中,国博有意识地尝试把绘本阅读安排在小学阶段综合实践课程中使用。截至目前,已有20余所北京地区的小学生到国博选修“稚趣系列课程”,绘本阅读已成为课程教学中的重要环节。

## 赵兰振新作《溺水者》关注成长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19日,由漓江出版社主办的“现实·想象以及写作的微暗之火——赵兰振《溺水者》新书分享沙龙”在京举行。作者与青年作家陆源围绕该书及文学创作的有关话题展开对谈交流。

《溺水者》是赵兰振继《夜长梦多》之后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该书与前作具

有相似的气韵,而色调、节奏、内核又多有不同。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不仅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悬疑故事,探讨了童年时期的经历和心理对一个人一生起到的决定性影响,还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五彩斑斓、风光绚烂的乡村生活画卷。

谈及作家的写作状态,赵兰振表示,作

家只有处在最佳的写作状态,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字才是最好的。有时作家需要反复调整和尝试,才能找到最佳的写作方法。他坦言,自己的文字往往就是在精神最兴奋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此外,他还就阅读文学名著的心得、童年和现实对作家的影响、工作与写作的关系等话题与现场读者进行了交流互动。

## 李五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文学创作所原党支部书记李五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5月9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75岁。

李五泉,中共党员。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街上有狼》,短篇小说《男人的故事》,电视连续剧《炮队街44号》等。

## 好莱坞贫贱道

□徐皓峰